

□苟永菊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巴山夜雨

08

2023年1月6日

星期五

邮箱：
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 编：郝 良

□编 辑：郝富成

□美 编：王 梅

◎莲花湖

水养着一座城。
莲花湖就在城里，不用我远足，几分钟就可以抵达。“有水则灵”古而有之。
寻湖，成为了我一生的夙愿。
其实生活就是如此，寻寻觅觅。
从寻湖开始，我就是手提春风的女子。
我在时间的草坪上，将高跟鞋放轻一点，嘘！别去惊扰岸边酣睡的蝴蝶和湖水。
云朵的倒影在水草里徜徉，起伏。天空的镜子瞬间就倾斜了。阳光洒在水面，鱼群在奔跑，闪烁的波纹，像一块块碎银。
水面保持往常的缄默，我回到了水边，六月的天空下起太阳雨，湖水空蒙。
莲花的灯盏一路高过城市的星火。水在开花，水结出了莲蓬，水，就是这座城的一朵青莲。

我时常在旧影里，想念那碎片样的往事，那么多的疼痛和咳嗽声，易犯的偏头痛，多么需要阳光来治愈。那浸透着某种期冀的沉默，我相信，相遇就是一剂良方。
这一刻，我又泪流满面，站在湖中。
和莲一起盛开。

◎坡地

从忙碌的烟火中抽离出来，我接受柔软光滑的湖水。
那片坡地，刚好面向湖。丝毛草收获阳光的余温，开花，恋爱，结籽。一群鸟供养着湖水的欢快。它们的爱情恰好如湖水，不含一点杂质。
山峦与云朵接壤，云是温顺的绵羊，我就在云朵里，爱着山的葱茏与苍茫。
我知道那湖沉寂了很久，品味出的孤独挤压在湖底，也像这面坡地，不曾有人造

访。每一滴雨失落在人间，我不忍心注视。
那一株株草的哽咽触碰到草尖，那钻心的痛铺设到湖中。但此刻，我遇见了他，站在湖边，如一棵树一样伟岸。树上的红叶，让我陷入想象。
是的，那炽热的火焰，比晚霞还红，比玫瑰更惊艳。我有我的蔷薇，我的篱笆种满了带刺的忧伤。

◎遇见绣球

一坡的绿，把我引向云朵。风，抛来数不尽的绣球。那轮廓的蓝色之美，比天空还深邃。
风吹醒一片片单薄的花瓣，体内的花蕊长成了夏天的胎记。粉红、淡紫、浅蓝的花仙子们，一个个站在时间的绣楼里。红烛摇曳，才子佳人走进宋词的山河，让大面积的蓝色成为了相思的凭证。
大片树叶在风里交谈，阳光在叶脉上摩挲，草坡上没有缝隙，蚂蚁、甲壳虫搬不动这些欢喜。
绣球花倾斜在山坡，你打开粉羽的蓬勃，在迈进我眼帘那一刻，潮湿了。

◎献籽

绒绒的、褐色的丝毛草，成熟后像刘海一样铺展在山坡上。饱满的草籽，一颗颗炸裂，湖畔，一下子就热烈起来。
灌满夏风的湖，在我体内澎湃。汹涌的湖水是我遗落的过去。
我终于进入到湖水中，那包裹的暖，浸润着我的肌肤。无语的湖水多么投入，一粒粒籽就是他说不出的话。
进入到我身体的隐秘，这湖水啊，千年一遇。
如绸的湖水，我穿在身上，与红叶辉

映。望着岸上的一树红，那热烈，足够惊艳。

也许，我更像丝毛草，卑微而渺小。
但，我是蓬勃的。
我的高跟鞋擅自做主，把我的痛苦与渴求从过去的经历中引领出来，让我在自身的矛盾中，获得另一种生活的意义。

◎桃花岛

从堤坝走过。一排柳树，将一头绿发倒垂在水里。
我站在湖中，恰好成为水墨画卷的一笔，俨然画龙点睛。
船划到岛上，桃花正红。我牵着一缕水的柔，贴紧了桃花的唇。那一刻的心跳，按捺不住。
春风摇曳着桃花，春水在心间荡漾。
我触碰到你的手心，指尖在战栗。
我有些贪馋，吮着桃花的芬芳，湖也醉了。
泪滴很幸福地盈满眼眶。呼吸的波澜，洗涤了我的忧伤。
我涉过了人生的恶浪险流。偶尔的冒险，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体验？
很多时候，我都如这岛，只要有桃花，伴我吟咏，就是一生幸福。



腊月的爱情

□马卫

腊月，年味儿越来越浓。乡村，也在收获爱情。

那些从远方坐高铁、火车、飞机、长途汽车、拼车开车，拖着疲惫和渴望回来的男人们，终于和爱人相聚；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打工仔、打工妹，回到家乡，相爱相知；那些独守乡村的女人，终于盼回了男人，耳鬓厮磨，情话绵绵……

劳哥已打工三十年。那时他还是十七八岁的少年，先后在佛山、厦门、义乌呆过。因为没有技术，他干的都是下力活，在采石场挥锤舞钎，在工地挑灰桶，在伞厂打包，在饲料厂拌食等等，挣得不多。他曾经有过女朋友，固原的，同居了几年，还生了一个女儿。可是，女朋友的家庭更穷，要求劳哥出钱在固原修一座房子，招他上门。没有钱的劳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带着孩子离去。从此，他过得像出家人。红尘已远，唯有永远的劳动和挣扎。

今年腊八节一过，他回到家乡，因为家乡有位女人，愿和他一起共度后半生。快五十岁的劳哥，生命已到了晚秋。他不

再是火热的夏季，他得拥有稳定和沉着。他娶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，一样是饱经风霜，一样打工为生。不同的是，女人的丈夫工伤而亡。

老家的竹和树，仍是他少年时的，还有一口大堰塘，那是他儿时洗澡玩耍的地方。朔风凛冽，劳哥和他新婚的女人，在堰塘洗涤，脸上挂满微笑，让那些偷瞧的鱼莫名其妙。

李林回到故乡，除了甜蜜还是甜蜜，就像老家的大红袍橘子，因为他带着心爱的女人回来完婚。

李林在浙江开了个很小的馆子，老板是他，主厨也是他，跑堂也是他。早上卖稀饭、馒头、面条，中午、晚上卖快餐。薄利，但生意还不错。他忙得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觉。实在忙不过来，他决定招一位小妹儿跑趟。小妹儿来了，一位武陵山区的打工妹。如果算直线距离，小妹儿的家乡和李林的家乡，不超过三百公里，算得上半个家乡人。亲不亲家乡人，美不美故乡水。

小妹儿才出来打工，没有手艺，手脚也不利索。李林手把手地教，小妹儿一个月后，就能把小馆子里的大半活顶下来。买菜、端菜、收银、打扫卫生，小馆子的生意好了不少。

两人何时好上的？真不知道，反正也不用外人知道。他们私定了终身。今年腊

月，他们回家乡结婚，虽然疫情未绝，但酒席还是来了十多桌客人，见证了他们的爱情，给寂寞的乡村带来了不少欢乐。

邹凤则等回了丈夫。
她是标准的留守女人，因为去年春天，她生了二胎，只好在家带孩子，并服侍年迈的公婆。丈夫到甘肃打工，都是年初去、年末回。因为路途遥远，更因为车费贵，他们只能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。女儿生下来，还没有见过父亲呢。邹凤在很多个夜晚，都是在数着星星思念丈夫中度过。

因为疫情，今年丈夫回得早些。因此这些天，邹凤的脸上涌起了红晕。女人是花，必须有水滋养；女人像草，必须夜里挂满水珠儿；女人如竹，要男人像风一样去摇曳。

乡村的腊月，不仅仅有炕腊肉、香肠、豆腐干的熏烟味，还有孩子哭闹的童趣味，更有男人女人的爱情味。这味，像风干的柿饼，甜呢，腻人，也醉人。

腊月的乡村，因为有爱情，风也不寒了。

腊月的乡村，因为有爱情，雪也不冷了。
腊月的乡村，因为有爱情，那些飘零的黄叶，也不叫人伤感了。因为人们听到了草根树根竹根，在泥巴里盎然向上拔节的声响。

腊月的乡村，因为有爱情，显得欢乐，显得旺盛，显得生机勃勃。

去八台山看雪

□张浩宗

雪，说来就来
来得猛烈，来得霸道
来得蛮横，来得措手不及
来得猝不及防，来得无边无际

雪还在途中，来看雪的人
穿越预约，已然先期到达

走在美入骨髓的雪地上
脚印好小，身影好小

独秀峰好小，铸剑峰好小
灌木丛好小，玻璃桥好小
只有棉花团一样的雪
在风中呜呜地飞溅
好大好大，大到极致

站在雪峰举起的金鼎上
栈道好低，缆车好低
蓼竹好低，崖柏好低
一碗水好低，断肠崖好低

只有爆米花一样的雪
在雾中突突地炸裂
好高高高，高到云里

雪，好大呀
大过了我的预期和惊讶
仿佛下了好多年，才将这一万吨雪
泼洒到八台山上
让八台山的峰峦叠嶂
更加冰清玉洁，美若天仙